

第十一卷 鄭玉姬

引

煙水散人曰：余情癡人也，然於桃葉之下，未嘗涉跡。蓋自錦江秀色，獨聞幻出濤情；西子湖頭，未見再繩小武。而煙花到處，誰擅蛾眉；歌舞紛紜，孰堪傾國。繞地羅裳脂粉，妝成傀儡；滿牀明月笑啼，總屬虛脾。

嗟乎，青樓寂寥，久已才色無聞矣！雖然江都名勝，秀毓瓊花。彤管紗窗，綺羅繡闥，亦有人焉。豔奪朝雲，名魁江左。三年蝶夢，暫肩楊柳樓中；一點冰心，偶住枇杷花下。余固知其為女郎也。然以曹大家之續史，文藻堪班；衛夫人之善書，楷草並絕，則又疑其為文雅士也。雲軒夜出，空留明月之輝；玉洞時扃，悵返王孫之駕，則又疑其為高隱流也。日宴而起，竟夕而談，片塵只事，不掛胸中，則又疑其為閒人也。語帶煙霞，長齋繡佛，則又疑其為禪悟人也。不須驢背，句滿奚囊，偶獲新題，口霏珠玉，則又疑其為詩人也。然而一飲裴漿，遂騎秦鳳，素琴在御，高髻新加，慎勿猜章臺折後之柳，已匪是春風牆外之枝，則又仍謂之閨秀而已矣。是則校書足與並芳，而蘇小豈能獨步。至其刪去塵心，譬若青蓮出淖；亟循閨範，豈同柳絮隨風，則又非二姬所能及也。

孔雀自憐其翠，每欲山棲，必先擇置尾之地而後止焉。然禁中綴之以為帚，蠻中彩之以為扇，甚有烹而為脯為臘。假使伊人迷而不悟，欲以才色情憐，奚免於妒雨摧殘，狂風欺損，而異時車馬冷落，悔將靡及。今已卻秦樓月為並蒂蓮，豈復有為帚、為扇、為脯、為臘之虞哉！故平康中粉黛，子所弗取也。而獨採錄以為美人者，亦匪特以其才其色而已。

集鄭玉姬為第十一。

玉姬鄭氏，江都良家女也，年甫十一，父母雙亡。其叔鄭洪四，市井無賴，假以殯厝為由，將姬買與妓女薛媚卿家。媚卿時已三十餘，而以秀豔擅名，非數十金，罕得見其一面。及獲玉姬，媚卿喜曰：「此兒異時才貌雙豔，決不出我之下。」遂教以詩畫琴奕，玉姬輒能領略。及年十六，名重一時，雖以江鳳之善詩，沈娟之麗色，仲愛兒之畫蘭，皆自遜以為弗如也。矧維揚為南北往來之衝藩，所以王孫公子絡繹不絕。而娼妓之盛，亦未有過於此者。

然玉姬雖墮煙花，性極端重，嘗於春日賦詩二絕云：

開盡棠梨三月中，牡丹芍藥競東風。

欲尋佳句酬春色，又被啼鶯絮落紅。

其二

靜掩重門畫不開，落花如雪綴花苔。

幾回羞向東風立，蚊蝶何緣又入來。

南溟江司馬嘗訪姬於舟中，賦詩為贈曰：

白雲飛不去，為爾作衣裳。

豔質羞芳杏，纖腰擬綠楊。

似從天上謫，宛在水中央。

此別何時見，臨歧欲斷腸。

王百穀先生亦慕玉姬才色雙美，特命楫師泛棹維揚，與姬盤桓數日。臨別，贈以絕句二章云：

新月如眉雪作肌，澹妝濃束總相宜。

揚州向號胭脂窟，迴出胭脂是玉姬。

其二

自憐嬌小會吹簫，花比丰姿柳比腰。

二十四橋春獨豔，何人不覓鄭妖嬈。

玉姬笑曰：「妾愧無羞花之貌，有辱君白雪之章。願以紅綃什襲，永作篋中珍玩也。」

百穀曰：「子嘗為白門客，獲交於馬湘蘭，其才足以及子，其貌平平，遠出子下。夫以希世之容，年才二八，宜於此時，覓一有情郎，以為歸足之地。豈可留連旦暮，作風中柳絮乎！」

玉姬聽畢，唏噓泣對曰：「兒命薄，不幸早失怙恃，以致墮落火坑。愚鄙之私，竊欲如君所論，其如籠中鸚鵡，莫能遂願何。」

百穀復慰之曰：「此地乃人文淵藪，子苟有心，何患無一佳士。況媚卿雖悍，豈能錮子終身。子且自愛，予之此歸，遊蹤未決。倘遇其人，願當為子作黃衫客也。」玉姬送至江頭，口占五言一絕云：

有會終當別，何須為別愁。

所嗟君去日，搖落暮雲秋。

百穀既別玉姬，扁舟回渡，遇風即泊，遇山即游，探訪名勝，縱其所如。一日舟次陽羨，遊覽之際，忽見諸少年席地環坐而飲。內有一生，身衣白袷，丰神超俗，談笑縱橫，既而朗聲吟曰：

春草春花處處多，無緣豈得遇青娥。

東西南北何曾定，只檢名山一嘯歌。

百穀暗暗嗟異曰：「此君瀟灑出俗，想亦吳中名士也。」乃覓幽勝之處，徘徊半晌。俄又夕陽西下，徐步歸舟，則見衣白少年，亦踉蹌醉歸，宿於隔舫。

次日早起，肅衣冠而謁之，因問其姓氏，其人曰：「某乃吳江呂雋生也。兄長想亦吳門，扁舟同泊，獲晤為快。」

百穀曰：「觀兄一舟一僕，所載唯有筆硯琴樽，既挾此濟勝具，必非風塵中人物，豈亦探奇覓勝而至者耶！」

雋生笑曰：「僕年才弱冠，夙負情癡，曾經設誓，不遇佳人，終身不娶。故雖放浪於山水之間，而其意實不在於山水，特借山水為媒，欲與我意中人相遇耳！豈料三年浪跡，游遍秦淮，而其所聞所見，徒作楮墨姻緣。彼所謂浣紗邂逅，秋柳相逢，豈足為佳話乎！」

能有此緣分耶！」

百穀曰：「吾聞風流佳遇，惟在乎囊中金、胸中墨，更得出群之貌。今兄於三者之間，固已兼而有之。夫天下豈患無麗人者哉！所患足跡未到，聞見未及。而或阻於關河，緣有未至。雖然，人苟有情，雖以仙姝神女，亦作夢中之偶，而況斯世真有是人耶！然吾子所謂楮墨姻緣，曾得之聞見者，可能為我述其梗概乎！」

雋生曰：「恐有遺忘，特於暇時錄成一帙，而定為甲乙，各贈以詩。每於風之晨，月之夕，落寞無聊之際，則按譜可得。而有女如雲，恍然在我几席間也。」

遂於笥中取譜，以付百穀。觀其簡首，題曰「美人定案」，及展而視之，其上書云：

一等一名，劉仲娟。吳縣劉芝山之女，年方十七，許字蔣生，予於虎丘寺親獲一見。身衣淡紅衫，梳妝不近時俗。娟娟楚楚，如秋浦芙蓉，隨風輕揚，更有一種綽約之致。心可得而想，筆不可得而描也。三吳固多美色，恐無能出其右者，用標批首，以冠群芳。

淡紅衫子繡羅裙，月貌仙標迥出塵。

豈是人間容易見，瑤池分下一枝春。

一等二名，史秋蘭。予寓句容，獲窺其貌，真國色也。因訪其姓氏，知為史氏秋蘭，即於舊歲季冬，嫁歸同邑許仲梅矣！可惜，可恨。淡煙無跡，彩雲無痕。我窺其貌，煙裊雲輕。古所謂西子之態，文君之眉，潘氏之步步蓮，都聚於史娥之一身。美既無雙，允宜優等。

一見嬌容意欲癡，浣紗何必羨西施。

幾回自悔尋春晚，恨不相逢未嫁時。

二等一名，張媛。客有自虎林來者，備稱其美。余猶未信，及讀媛所作《秋閨詠》八絕，清新藻麗，格調不凡。雖未睹其貌，而已知其為美人無疑矣。惜乎桃洞花迷，徒成夢想。聞其美而求讀其詩，讀其詩而益信其美。天上碧桃，原非凡種；日邊紅杏，別長仙枝。豈風塵下士，所可得而見耶。空懷武陵之源，未泛漁郎之棹。特為拔錄，以賞幽姿。

句琢瓊瑤字字奇，美人心事在新詩。

獨憐驚散相思夢，月在紗窗夜半時。

二等二名，賈鄰秋。華亭富民賈雲岩之女。余寓於白石山茶館，值鄰秋亦以遊山而至。偶然一面，永作相思。美人妙處，不在姿態，而在丰韻。必如嫩柳搖煙，牡丹迎露。又如蜚鴻下翔，而有翩然逸宕之勢。故窈窕之姝，見亦多矣，而丰韻綽約，實唯鄰秋。所惜者，單無三寸蓮耳。屈居張次，猶屬苟評。

裊裊婷婷貌似仙，回鬟一笑更嫣然。

雲間別後渾難遇，空抱相思向夕煙。

三等一名，杜芳。金陵女子，予友梅爾芬親見其貌。而白門人士，亦無不共慕其美。杜姬性愛衣白，柔膚媚態，綽約自好，而絕無脂粉氣。洵可謂雪裡幽梅，月中芳桂也。拔居三等之首，猶覺未稱厥美。

寶鴨時時熱異香，淡妝因愛白羅裳。

臨川未解傾城色，只把癡情說麗娘。

百穀看罷，鼓掌而笑曰：「天下之大，美色之多，豈盡於斯乎！子但知下里巴人，而未聞白雪幽蘭之曲；但識蹇騫下乘，而未睹飛兔腰褭，絕足奔放之騎也。夫所謂美人者，有情，有才，有韻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而豈一端之美，足稱絕色。吾嘗渡江游越，遍覓芳蹤。有能如昔浣紗之豔者乎？則已葦蘿寂寥，香銷紅謝。及又命駕江漢而問，其時果有陽阿、激楚，至妙之容？而高唐之上，更有神女者乎？則已渚宮雲散，遺址荒蕪。於是回棹維揚，逗遛綺陌，而向之所詢楚娃越豔，竟得之於青樓之內。舞伴飛燕，歌賽秦青。問其年，齒才二八；試其才，搦管能詩。雖與柳絮同飛，原逐幽蘭擬潔。子如無意於美色則已，設欲得其人以諧伉儷，豈能捨彼而更問耶。」

雋生欣然而笑曰：「與君頃刻一談，勝抵十年之讀。自慚向在醉夢，今得兄長而覺。但不知女郎是何姓氏？願速指教，即時掛帆而去矣。」

百穀曰：「此女姓鄭名喚玉姬，君但至曲巷第三家紅樓之下，問薛媚卿，即可見矣。」

言訖，遂修寸楮，以付雋生。雋生臨行，復問曰：「願聞兄長尊姓貴名，容當志之不朽。」百穀笑曰：「子亦知吳中有一王百穀者乎？即余是也。」

雋生驚起，再拜而謝曰：「原來就是百穀先生，久欲識荆而未果。幸於此處獲晤，豈非至幸。」

遂於是日掛帆，信宿而抵廣陵。問至薛媚卿家，須臾有一豔姬出見，方辭婉洽，態極溫柔。雋生認為玉姬，而訝其容色欠嫩，遂從容細問。

豔姬笑曰：「妾喚媚卿。玉姬，妾之小女也。今日偶為李水部邀看牡丹，郎若要見，且俟異日。」

雋生遂與訂期而別。媚卿送出前扉，屢屢回眸斜盼，而雋生心在玉姬，並不屬念。翌日再往，媚卿仍以外出為辭，乃約以遠期，必圖一會。

及如期往叩，佇立於扉外者之久。俄見一姬，年可二十許，花妍月瑩，綉衣素裳，送客及門，一拱而退。

雋生驚歎而念舊詩曰：「『從來未睹仙姝貌，今日方知天上人』，豈意往返數次，始獲僥倖一見。百穀之言信不吾貽矣。」

遂又剝啄數聲，媚卿慌忙延入。不待啟問，即歎息曰：「郎君直係無緣。今早小女又被沈公子再三邀請而去。如果欲見，必須再停一晚。」

雋生慍現於容，厲聲詰問曰：「卿何欺人而謬妄若此，適見送客而出者，非玉姬也耶？」媚卿笑曰：「郎誤矣！此乃小女瓊芳也。」雋生遂怏怏而返。

私念妓家所欲，惟在貨利。遂又盛其服飾，帶領僕從，鳴鞭挾騎而往。又值沈宦留宿未回，雋生不勝惆悵。留詩一絕云：

備得雕鞍向錦城，鳴鞭幾度聽啼鶯。

玉釵信杳云何處，不住思卿更恨卿。

是日傍晚，玉姬始回。正欲呼婢煮茶，忽見案頭留簡，哦吟至再，不覺歎曰：「此生筆無煙火，定徵佳士風流。明日若來，豈可

再卻。」至晨焚香設茗以待，將及亭午，雋生始至。

相見之際，玉姬佯作含羞，而遲留轉盼，旖旎動人。雋生喜若遇仙，即喚從者捧過彩繒四端、玉釵一對、金簪一枝、席金十兩。媚卿推辭數四，而雋生堅奉不已，方肯收受。

遂又延入內房，但見雕牀繡帳，玉管金蕭，供設之盛，無異宦室。雋生坐定，從容笑曰：「鄙人才無半斗，而夙負情癡。所恨館娃宮畔，空存響■之名；楊柳臺邊，難覓若耶之笑。於是浪跡秦淮，泛舟桃渡，忽聞芳譽，遠勝善和。遂掛峭帆，期窺玉貌。豈意渴想三秋，望雲容於空谷；到門五次，攜落照而回車。豈卿果爾夢留楚岫，抑以俗士而見逐乎？」

玉姬低鬟微笑曰：「妾以鄙陋之姿，偶竊一時之譽。雖在尋常俗客，猶爾難違。況君佳士，豈敢謬辭耶！」

雋生曰：「既獲展覲花容，已解滿懷鬱結。但鄙人之意，願作輕羅以著細腰，願為明鏡而分嬌面。竊不自揣，欲效蛺蝶鴛鴦之耦，未識卿卿亦肯見許乎？」

玉姬低首不答，但微微含笑而已。既而邀至中堂，就席斟玉液於瓊卮，焚異香於寶鼎。八珍畢具，箏管橫陳。玉姬嬌喉婉轉，徐徐低唱。媚卿按板，時以玉蕭和曲。

將到半酣，復以果榼設於臥房，使與玉姬對酌。雋生乃抱置膝上，止以一杯合飲，而膩親雲鬢，香接唇脂。俄而月上半窗，銀燭再換。則已蘭湯具沐，繡被熏香，而侍婢連催，即赴行雲之夢矣。

次日曉妝畢後，拂拭羅襦，先向佛前展禮，則見正南廡下，供奉大士像一幅，而左右粉壁黏貼詩箋，乃玉姬所作《詠懷》並《秋恨詩》。一律楷書端勁，亦即玉姬親筆也。其《詠懷》云：

悔殺當年誤落塵，近來清夢佛為親。

藥王有意偏憐我，神女無心惜曉春。

雲散珠簾聊伴月，花窺綺席倦依人。

舞衣紈扇多拋卻，欲侶山頭姑射神。

又觀其《秋恨》云：

晚妝初理鬢蓬鬆，徙倚瑤階遲便鴻。

幽怨直隨雲霧合，淚珠時逐露華蒙。

孤身欲避將圓月，病骨難禁落葉風。

此夜淒涼人不見，倚欄吹入笛聲中。

雋生曰：「細觀佳什，卿卿將欲參景中之禪，而以香臺作伴耶。竊恐才貌兩豔，人間所羶。風流綺障，豈能解脫。」

玉姬曰：「妾因命薄，墮落風塵。雖以金縷為衣，玉漿作饌，而非性之所樂也。故特乞憐於大士慈悲，速為超拔耳。」

雋生揣其意誠，乃於篋中取出百穀寸楮以付。玉姬啟而視之，其書曰：

江頭別後，便作山水間人。峭帆掛風，隨流而去。但遇幽邃之處，即命暫憩，忽不覺其身於楊羨之張公洞邊也。於時明月在窗，蘋末風起。而江畔李花清淡，彷彿如見玉卿面孔。恨無長房縮地法，即接幽談，徒令王生扣舷長息耳。

臨別云云，時刻在念。豈料於無意中，邂逅雋生呂子，才情雙麗，誠佳公子也。即以卿卿為托，渠便首肯，不日渡江相訪。諒卿胸藏犀火，自能識鑿，毋俟予之諄諄細贅也。但事關終身，亟宜斟酌，若使異時『門前冷落車馬稀』，則王生雖有茅山道王藥，亦無能為爾再駐朱顏。唯卿念之，一笑。」

玉姬看畢，連聲歎息曰：「王君用情若此，真俠丈夫也。但郎來時，何不即以此書付過，而遲至今日耶？」

雋生曰：「藥師既負奇姿，紅拂豈無慧眼，又何俟王生一函哉。但儂非蕩子，豈戀青樓；卿若能如沾泥柳絮，不復隨風。我便以金屋藏嬌，願言偕老，未識卿卿亦肯屬意於斯乎？」

玉姬泣下沾衣，低低對曰：「朝歌夜舞，送故迎新，豈妾之意哉！妾之矢志從良，已非一日。顧有情者，未必有才；有才者，未必有貌。所以蹉跎歲月，莫既斯懷。今郎以藝苑名儒，吳江望族，既不惜青雲之步，下踐平康；豈獨無愛才之心，托付巾櫛。唯郎一決，即賜幽盟。」

遂攜手步出階除，叩蒼設誓，引喻山河，指誠日月。

豈料婉變相得，荏苒半年，媚卿之意漸衰，囊中之金已盡。

一夕燈下，玉姬泣謂雋生曰：「郎之家事果係溫飽，何不亟為裁決，謀妾而歸。奚乃逗遛於此，遲遲不果，致使囊囊垂空，吾母漸生厭薄，事或不諧，為之奈何？」

雋生笑曰：「吾意豈不如此，但甫至汝家，即發此舉，詎惟爾母不肯允服，我亦難於啟齒。今既遲留數月，篋中三百餘金業已費盡矣。然後徐以此事懇之，縱使爾母萬分不允，諒亦無辭可以拒我。況爾母之有卿，猶至寶也。我若揮金驟舉，彼必索至千萬，使我何以應之。今既見我囊篋蕭然，家遠途窮，莫能措貸，則心輕索而謬相侮弄。我乃就其意以圖成，將不易於反掌耶。」

於是微露其款曲，媚卿絕無允意。及言之至再，始曰：「若欲玉兒，必以三百金償我，然須五日之內，否則決不諧也。」

蓋媚卿果以雋生資斧已竭，諒五日間決難措備，故以此言戲之。

玉姬亦躊躇歎息曰：「事不諧矣！」雋生笑曰：「疇昔曾對卿言，果爾不出所料。豈知本郡刺史李公，予叔中石公之同年也。余幼時曾獲一面，今當投刺往謁，而托以他事告貸。料公誼難卻，我則指日可以妥就，卿何慮焉。」

遂持柬往拜，李公欣然留入內衙。雋生曰：「姪以家叔宦晉，往候而歸。豈意中途被寇，僕馬喪盡，故雖畢誠晉謁，實欲稱貸於年伯。俟抵舍之後，即當璧上。」

公笑曰：「郎君心事，老夫知之已久。何必謬言省叔被難，將無聞蕭於二十四橋，而為五人作纏頭之費耶！」

雋生赧然曰：「年伯何自而知之？」公曰：「昨王百穀先生曾有書來，備云賢姪有此佳遇，囑托老夫相助，但不知應費幾何？」曰：「三百足矣。」公即移檄江都縣，支取俸銀，以貸雋生。

媚卿哭曰：「妾以一生心力，教會玉兒歌舞。雖三千金，我亦不允，況此三百乎？」

正在推阻未決，忽值李公回拜，媚卿伏地懇求，公叱曰：「三百之數，出自爾口，何得悔賴？先才子佳人，正應作配，汝豈能換冰質而就之泥途耶！」

既而玉姬將別，媚卿復牽衣而哭曰：「汝何忍心即去，獨不念我數載之情乎？」

玉姬曰：「蒙爾撫誨之恩，豈不知感。但自三年以來，所得已有二千餘金，亦足以償汝之德矣！況汝尚有瓊姊作伴，又何必絮絮為？」遂不顧而行。

至蘇，往謝百穀，百穀笑曰：「我當日許子必作黃衫客，今果如何？異日賢夫婦唱和佳章，幸勿吝時時惠我。」

玉姬亦笑曰：「感誦明德，尚當焚香虔祝，奚啻筆墨可以裁謝耶！」

其後雋生以拔貢進京，選授教諭，歷仕至潮陽通判，與玉姬同卒於官署。

[返回 >> 美人書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